

墨  
み  
聞  
話

弦率

12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母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說文云并而奪取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

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俞云崇字無義乃察字逝不以濯尚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卽其證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害之何以生故曰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此同義案俞說是也蘇云用疑當作由非不相愛生邪俞云以不相愛生邪當作以相愛生邪乃反言以問之孟子墨子之正對也下

篇云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入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又云姑嘗本原若眾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以反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此同若如今本則文義複沓矣

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

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

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

家主謂卿大夫也周禮春官敘官鄭

注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又大宰鄭眾注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而不愛人之

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

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

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

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

相愛強必執弱

以下文校之此下疑

官

必劫寡四字必侮貧貴必

敖賤

單云敖一本作傲此微字假音詐必欺愚

凡天下禍篡怨恨其

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

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

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

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

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

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

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

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

自君臣相愛以下至此凡四千字舊本誤入下文令天下

之士之下王移置於此是也今從之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

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然而

今天下之士

自貴不敖賤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君臣相愛之上王移置於

此又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  
以仁者譽之舊本挽去以相愛生也是六字王據上  
文云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君  
生也是以仁者非之補六字是也今並從之  
曰王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爲一句舊本君  
誤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今據改案王  
校是也畢本作子墨子言曰尤誤道藏本無言字然  
句乃若兼則善矣王引之云乃雖然天下之難物于  
故也于舊本作於今據道藏本正俞云於故二字當  
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正與此文一律惟  
其爲難物故爲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當  
義矣案于故雖難通然非衍文也竊疑于卽迂之借  
字文王世子云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  
迂是其證故者事也迂故言迂遠難行之事尙同中  
篇云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  
無他故異物焉此云難物迂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  
故與他故異物文例正同

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俞云辯其下脫害字下  
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其利也惡人者人必從  
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是其害也案害字似

增

不必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

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眾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

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

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

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

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

畢云大平御覽引作服

故文公之臣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

皆牂羊之裘

詩小雅苕之華云牂羊

也畢云爾雅云羊牝牂羊

韋以帶劍

畢云舊作錢據太平御覽改

東方朔傳云孝文皇帝以韋帶

練帛之冠

過篇畢云

太平御覽引此練作大詒讓案練帛蓋即大帛

左閔

二年傳衛文公大帝之冠杜注云大帛尊繒後漢書

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

舊本踐下

云大練大帛也上句補畢云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

群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王云練帛之冠下

當有大布之衣且苴之屨八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此但言冠而不言衣則與上文不合入以見於君是總承上文而言出以踐於朝專指且苴之屨而言今本脫且苴之屨四字則踐字則義不可通下篇曰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緑帛之是其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是其證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王云爲上脫能字下文後文曰若苟君說之則眾能爲之皆其證靈王好士細要畢云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晏子春秋外篇云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韓非子二柄篇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後漢書注疑涉彼故靈王之臣據道藏本補今皆以一飯二書而誤爲節策莫敖子華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焉而後能立式而後能起吳師道校注引此云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與御覽同息然後帶畢云脇舊作肱据太平御覽亦不誤扶牆然後起兩然字戰國策校注引並作而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畢云黧非古校注引並作而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字當爲黎呂

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只  
作黎玉篇云黎亦作黎色舊本作危王引之云危與  
黧黑二字義不相屬危當爲色人瘦則面色  
黧黑義見上文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  
是其故何也何舊本譌是蘇云

當作何今據正

君說之故臣能之也能下王

校補爲

詳上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

馴讀爲訓詳脩身篇和

合之此三字無義疑當爲

內謂寢室呂氏春秋用民

作自焚其室疑舟當爲內

謂寢室呂氏春秋用民

篇云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人水火死者千餘矣

御覽引作焚其室竊疑本當作焚舟室越絕外

遽擊金而郤之劉子新論閻武篇同韓非子內儲說

上篇亦云焚宮室並與此事同內舟形近而譌非攻

中篇徒大舟舟譌作內與此可互證下篇亦同

黃紹箕云御覽引作焚其室竊疑本當作焚舟室越絕外

傳記越地傳云舟室者句踐船宮也蓋卽教舟師之

地故下篇云伏水火而死者不可勝數也言或赴火

或蹈水死者甚眾也後人不喻舟室之義則誤

通舟

字校本書者又刪至字遂致歧互矣案黃說亦通

鼓云鼓擊之字从文鐘鼓之字从叟案周禮小師鄭注云出音曰鼓此與六鼓之鼓字同而義小異經典

凡鍾鼓與鼓擊字通如此作說文支部雖別有鼓而字而音義殊異畢從宋毛晃說強爲分別非也

進之

畢云舊此下有曰字衍文

士聞鼓音破碎亂行碎疑萃之借

字萃亦行列

之謂穆天子傳七卒之士郭璞注云萃集也聚也益凡卒徒聚集部隊謂之萃破萃亂行皆謂凌蹠其曹

伍爭先

畢云太平御覽

勇自焚其室日越國之寶悉在此引云越王好士

赴火也

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

畢云太平御覽

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

越王擊金而退之

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

引

之云乃若發語詞也

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

眾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

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

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士

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

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

太山越河濟也

淮南子倣真訓高注云挈舉也孟子

梁惠王篇云挾泰山以超北海語入

日我不能是誠不能也與此語意相類畢云此濟字當爲沛卽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之流水也从齊者

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

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

疑當爲劫之誤廣韻十六點云劫用力也或當爲勁

下篇及非樂上篇並有股肱畢強之文勁與強義亦同

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

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

下西爲西河漁竇

書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又于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

僞孔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孔疏云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而東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畢云西河在今山西陝以西之界漁竇疑卽龍門詒讓案漁疑卽渭之譌

泄渠孫皇之水

畢云未詳其水詒讓案此章所舉江以

氏九州川浸澤數之名此渠孫皇亦必雍州大川澤數之弦擇卽雍州澤數之弦

竇余轉相燕疑注卽云名說義弦瀆譌通澤解翠誤弦漢蒲  
書職祁漢通有卽屬滹涿無文弦蒲可互作或引或弦蒲書也  
地方并州地作餘方句之起畢部數可倒此澤漢孔彪碑皆其證  
地理氏并州志者釋并此門弧防今稱之志弦也  
亦作其今太疑文州與舉接疑限陝蒲弦又作顏天類北  
虜池原省引澤下其人卽也西亞參蒲水皇與皇字書  
禮地太鄖爲炎之五下表門禮州互審校似無疑  
記鄭原九召本昭湖又山弧水也詔讓合而名澤故  
器注云祁縣東北是爲昭之處文例正北爲防原弧  
禮器作惡池出鹵城案漢之卽後之鄖讀畢部水弧  
當漢云惡當

呼爲呼聲之誤也。呼字同戰國策。秦韓中山策並作沱異文。故此亦以池爲沱也。顧云竇卽瀆。洒爲底柱。周禮大宗伯注四竇釋文本亦作瀆。洒與下文灑同當讀所宜反底當作底禹貢東至于底柱。僞孔傳云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洒卽謂分流也。畢云說文云灑汎也。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五十里。黃河之中案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鑿爲龍門。畢云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東北。北廣莫卽貉也。案畢說非也。貉之俗說文豕部。北方豕種也。職方氏有九貉漢書高帝紀顏注云貉少卽少。貉非云。疑左傳云狄之廣莫于晉爲都。廣莫卽貉也。案畢說非也。貉類也。考工記鄭注云貉。今疑卽貉也。畢讀漏之陸防句云胡今當作貉。貉與孟子本經訓說禹治水云鴻水漏九疑。疑卽大陸。在今山東鉅鹿。防孟諸之澤。禹貢豫州導非說不誤。而讀則非。大陸淮南子。

